

艾崮情怀

小非

七月的艾崮山区，满目青葱。沿着黄水河蜿蜒的河谷西行，我们渐渐步入陡峭的山路，来到了大山深处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暑热之气似乎一下就消解了。

栖霞向有“胶东屋脊”之称，境内雄踞牙山、艾山和崮山，艾崮相连，在西北部隆起，林家村就依偎在崮山余脉美丽的凤凰山脚下。

寻访林家村，源于几年前大明湖畔的一次邂逅。在一条画舫里，我遇到了原山东省副省长丁方明的二女儿丁幼光。

她父亲的老战友牟铁铮的女儿从西安来到千佛山访旧，幼光陪同游览泉城美景时，我们不期而遇。无意间闲聊了几句，知道彼此为胶东老乡后，自然亲近了许多。

丁方明抗战时为中共栖霞县委第二任书记，牟铁铮是抗日民主政府第二任县长。幼光说其父对故地有浓浓的感情，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艾崮山区的苏家店一带，当年抗日民主政府就是在那里的林家村成立的，其父晚年常提起那个地

方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想要探寻大山深处的故事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“抢救历史”这几个字时常萦绕脑海，眼前甚至会浮现出苍茫大山的画面，然而始终未能成行。丁老2009年已经过世，幸而留下了一些文字。我不想再失去倾听“口述历史”的机会，循着这条线索，终于来到了美丽的山城栖霞。

在碧波荡漾的长春湖畔，我与一位熟悉情况的长者相逢，他就是曾任栖霞县委党史办副主任的王守志先生。他虽

然退休多年，却始终记挂着当年的那些事情。

微风轻拂，湖水漾起涟漪，一圈圈向四周扩展，似乎在一层层地剥开往事。老王说：“盛世修志，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！而且赶上了好时候。上世纪80年代，那些抗战期间在栖霞战斗过的老领导大都身体硬朗，我南下北上，东寻西访，听他们讲过不少珍闻秘辛。”我感慨道，幸亏那时的抢救性挖掘，否则这段历史就湮没了。

老王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

张金铭，将其纳入麾下，给了个“第五纵队”的番号。

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、北海特委和栖霞县委对辛诚一做了大量工作。第一任县委书记何冰皓多次与其交谈。由于国共合作初期大规模摩擦较少，我们不便取代尚且存在的国民党县政府，加之这支武装又是我党可以利用的力量，所以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就以另外的形式存在。

1938年暮春，高密沦陷。国

民党山东省第九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退到牙山一带；秦毓堂的苏鲁皖战区游击第六纵队也来到了这里。由于辛诚一与共产党走得较近，蔡晋康不满，力图驱走第五纵队，秦毓堂乘虚占据了县城。在两股力量合击下，辛诚一独力难支。胶东区党委抓住机会，将第五纵队整建制拉到了掖县（今莱州）朱桥一带，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第二十五旅，辛诚一后来在攻打招远县城时牺牲。

四天之后，也就是1940年4月24日，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终于在林家村挂出了牌子，两千多名各界人士出席了庆祝大会。小小山村一片欢腾，家家户户都动员起来了，烀饼子、擀面条，炊烟笼罩着远山近坡。

胶东区党委委员、统战部部长林一山跑了近100公里山路，专程前来祝贺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当上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，后来成为水利部顾问。他告诉王守志，本来是想让刘维和当县长的，而且将他的儿子、八路军蓬黄战区警卫四营三连连长刘竞腾调了回来，准备让他担任县府秘书，协助其父工作。只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，斗争形势复杂，刘维和的旧时经

历让我们放弃了这个选择。上世纪60年代担任解放军炮十二师师长的刘竞腾也回忆道，北海特委书记曹漫之当时对他说，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就要成立了，准备让他父亲当县长，他回去当秘书。1949年，曹漫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局长，后来受到不公正待遇，恢复名誉后担任过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、《法学》杂志主编。

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不久，很快以黑虎队、青抗先、特务队三支民间抗日武装为基础组建了县大队，辖三个连200余人。姜茗兼任大队长，刘竞腾任副大队长，张明东任教导员。

更早的时候，何冰皓根据

胶东区党委指示，借用上世纪20年代栖霞乡村反捐税武装大刀会的影响，发动成立了抗日大刀会。何冰皓上世纪80年代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他曾得意地对前去看望的王守志说：“我不会耍大刀，但是会众却推举我当了会长。统一战线是法宝，能把三教九流的人都团结起来。我们发动了五千多人，宣誓抗日到底，许多年轻会众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。”

何冰皓调任北海区专员后，丁方明接任了县委书记；姜茗1941年10月牺牲后，牟铁铮继任了县长。

历史的碎片慢慢拼接还原出了当时的情景，艾崮山区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晰了。

三

1939年是个复杂的年份，临近岁尾，顽固派在胶东掀起反共高潮，赵保原纠集蔡晋康等公开与八路军作对，整个冬天，斗争异常残酷。既然撕破了脸，那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，胶东区党委决定尽快建立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。

1940年的春天尽管姗姗来迟，清明过后，温暖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，艾崮山区漫山遍野梨花绽放。谷雨这天，栖霞县临时参议会近百位参议员欢聚林家村。众望所归，刘维和被推为参议长，国民党党员韩玉琪和共产党员刘华团分别为副参议长，潘藻等为驻会参议员，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的秘书姜茗当选县长。

四

周末的清晨，栖霞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周晓丽女士和我一起踏上了乡村公路，很快登上了凤凰山。山顶转圈是石头围子。周晓丽说，这是清末为防备捻军东突后袭扰而垒砌的。站在围子里，抬头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崮山，低头就是林家村。天气很热，田野里玉米已接近人头高，一片油绿，空气中弥漫着青青的草香。

林家村不大，二百余户人家。正值农闲，我们没费事就找到了党支部书记林永明。老林五十岁出头，魁梧壮实，淳朴得像是秋天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。他带我们来到村子东南，那里有一溜老房子，低矮破旧，石头墙面似乎饱经沧桑，向人们述说着往事。

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的牌子挂在一栋房子的院墙上，不远处另一栋房子的院墙上则挂着胶东公学分校旧址的牌子。听说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，我的脑海里不禁勾画出旧时的情景，想起了当年毛泽东的著名诗句：“当年鏖战急，弹洞前村壁。”

我仔细端详起石墙、门楣，想从这里寻找昔日的弹痕。也许是石头太坚硬了，也许是岁月遮掩了痕迹，如今已经辨识不出什么来了。老林建议，既然你们采风，不如爬爬崮山。不过，最好循着过去的小路走，乘车进山就没有意思了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

苏家店抗战时期在栖霞举足轻重，统战工作触角深入到了

每一个村落，当地士绅大多投身到了救亡运动之中，县参议会的主角都是这一带人。老林的父亲曾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他听父亲说，刘维和、韩玉琪与潘藻，一个是马蹄夼的，一个是蒲夼的，一个是前泊子的，都出自当时苏家店大户人家，国难当头，毁家纾难。

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怀，那是对大山深深的眷恋。刘维和人称“马蹄夼四先生”，抗战前曾担任前导乡乡长、四区区长，修路、架桥、禁赌、禁伐，老百姓刚开始觉得他管闲事，回过味儿后很是宾服。“胶东王”刘珍年慕其声望，延聘他到栖霞城里担任驻军采办处长。他的长子在北京教书，“七七事变”前，小儿子刘竞腾中学毕业

后去找哥哥准备考大学。事变发生后，刘维和将其叫回，参军抗日。刘竞腾此时已是“民先”大队长了，还准备动员父亲投身抗战呢！殊途同归，爷俩想到一起了。彼时，民国初年保境安民的“联庄会”又开始活跃，刘维和被推举为会长。他利用这个身份，掩护抗日游击队，与八路军联系紧密，引起了蔡晋康的不满，被关了三个月。对方慑于他的威望，最后还是放了。

出狱后，刘维和积极配合减租减息，带头捐献土地财物，又被选为北海区参议会副参议长。他年事虽高，依然奔波于老四区各个村落，为后寨兵工厂物色工匠，收集废铜碎铁，积劳成疾，不得不远赴北京大儿子处调养，从此离开了故土。

五

十几公里山路走得有点艰辛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来到崮山脚下的后寨，落脚村支书杨春华家中。老杨炖了只跑山鸡，弄了盘山鸡蛋，还有些说不出名字的野菜。我就着地瓜烧，听着他们神聊海侃。

后寨东北就是崮山，分为南崮和北崮，海拔皆500米左右，地势险峻，林深树密。八路军蓬黄战区指挥部相中了这个地方，从黄县（今龙口）圈杨家兵工厂调来人员，建立了新的兵工厂，不仅修理枪械，还生产子弹、制作炸药包，甚至试制成功了两门六五迫击炮。由于交通闭塞，运输困难，韩玉琪直接把家里的骡子等牲口牵了出来，专门为兵工厂运送物资。老杨说，苏家店这一拉溜村子的大户人家，为了抗战，都是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都是好样的。

我想起来了，丁方明回忆录中，还提到战前当过赵格庄镇镇长的朱干臣。赵格庄位于栖霞、招远、黄县交界处，历史上曾经设镇，后来划归苏家店。抗战开始，已经五十多岁的他毅然拿起武器，成为八路军栖霞县大队三连连长，有着传奇的经历。

1941年春夏间，在中共栖霞县委的策动下，栖霞县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立，韩玉琪任会长，朱干臣、谢建民任副会长。他们四处活动，团结国民党中的积极力量，对扩大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老林说，小徐家村大户王守春也是国民党员，在韩玉琪、朱干臣的影响下，把儿子闺女都送了出来。儿子王干一当上了县抗敌剧团团长，女儿王明德担任了县妇救会会长。

韩玉琪后来加入了共产党，改名孙子明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岛市市民政局局长。只是参议员潘藻，由于受苏鲁豫边区“湖西肃反”的波及，与弟弟一同被作为汉奸冤杀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。

第二天晨曦微露，我们就起身上了山。山里很静，除了松涛阵阵，只有鸟儿的啁啾声。我伫立在太极顶上，任凭山风吹拂。眼前的崮山，巨石突兀，奇松挺拔；紧邻的艾山，峰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；东北方向的长春湖，波光粼粼，水面泛金。祥云瑞气，一片美景。

我不禁感慨万千，曾几何时，这里还是炮火连天、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。仅仅过去了几十年，当年的铁马金戈、枪林弹雨似乎都已淹没在了岁月的风雨之中。但前辈先贤的情怀、信仰和脚印，却在这片沃土里深深扎下了根，那些可歌可泣、义薄云天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高山之巅。

青山不老，艾崮永存！